

陈和西

风景油画作品集

Album

of Chen Hexi's Landscape Painting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

陈鹤熙

风景油画作品集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Album of Chen hexi's Landscape Paint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和西风景油画作品集/陈和西绘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56-2440-5

I. 陈... II. 陈... III. 油画: 风景画: 写生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J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25606号

陈和西风景油画作品集

作 者: 陈和西

责任编辑: 孙 平

装帧设计: 戴 宇

责任校对: 徐 盾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)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 × 960 1/8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册

书 号: ISBN 7-5356-2440-5/J · 2247

定 价: 110.00元

在繁复中寻找

田园的歌者



作 者：陈和西

责任编辑：孙 平

装帧设计：戴 宇

图文制作：视觉视觉VISION



目录

Contents

1	固守田园的歌者	04
2	在繁复中寻找	08
3	安静也是一种力量	16
4	题材的锤炼和语言的风格化	22
5	我的艺术历程	26
6	作品 /	28
7	友人评画	112
8	结束语	117



1953年10月出生，祖籍湖南浏阳。中小学读书十分刻苦，成绩优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破灭了她的大学梦，初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工人。1972年开始自学绘画，1975年完成处女作《战斗的青春》（油画），该作品入选省美展。1978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，1982年毕业分配到株洲基础大学教书，1983年调往株洲市第七中学教书，同时开始了连环画的创作并进入创作高峰期。1987年调岳阳师院，后担任艺术系副主任、主任，岳阳市美协副主席等职，开始做些美术活动的组织工作。1993年到湖南师大艺术学院进修，并开始风景画创作。1997年调入湖南师范大学。现任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、省美协副主席、中国美协会员。

多年来，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的美术展览，入选了第六、八、九、十届全国美展。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，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多项奖。出版有《艺术基础教程》、《现代水粉画技法》、《当代名家素描画典》、《陈和西油画作品精选》、《教学示范作品——油画风景》等。



艺术年表

Chronology of art

- 1972年 为车间、厂部出黑板报、办宣传栏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开始学习临画。
- 1975年 参加省美术创作班，创作处女作《战斗的青春》（油画），后有油画、版画作品入选省美展。
- 1978年 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。
- 1982年 任教于株洲基础大学，组织蒲公英英画会，后被迫取消。
- 1983年 调入株洲市第七中学，开始连环画创作。第一件作品《拉特老人》发表于《连环画报》。
- 1985年 出任株洲市油画学会会长、市美协常务理事。是省青年造型艺术研究会发起人之一。担任第三届青年美展评委。
- 1987年 调任邵阳院。曾任艺术系副主任、主任。副教授及市美协副主席。
- 1993年 在湖南师大进修，师从朱哲教授，开始油画风景创作。
- 1995年 油画作品《流离失所》获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省美展一等奖。
- 1997年 调入湖南师范大学。
- 1998年 出任省油画学会秘书长。
- 1999年 油画作品《沃土》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、连环画作品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》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。
- 2001年 与莫鸿刚先生在省书画院举办油画作品联展。晋升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。
- 2002年 在常德师院举办“陈和西风景画展”。当选省美协副主席。
- 2004年 湖南师大美术学院举办“陈和西乡村风景画展”。
- 2005年 参加天流艺术馆“小幅油画写生作品提名展”。

艺术展览

Art shows

- 1983年 新青年美术作品联展（长沙）
- 湖南省首届油画展（长沙）
- 1984年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（北京）
- 1987年 全国教师绘画作品展览，获优秀奖（北京）
- 1989年 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（北京）
- 1993年 ‘93中国“长江杯”水彩画大展，获铜奖（武汉）
- 1994年 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（北京）
- 1995年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湖南省美术作品展，获一等奖（长沙）
- 1996年 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（北京）
- 1997年 中国当代艺术大展油画展（北京）
- 1998年 ‘98中国国际美术年——当代中国山水·油画风景展（北京）
- 1999年 第九届全国美展（上海）
- 2001年 与莫鸿刚先生一起举办油画作品联展（长沙）
- 中国油画大展，获优秀奖（杭州）
- 陈和西油画风景作品展（常德）
- 第二届中国西部大地情——全国山水风景画作品展，获铜奖（南宁）
- 第十届全国美展（广州）
- 2005年 小幅油画写生作品提名展（长沙）

固守田园的歌者

——解读陈和西

叶梦

The Chanteur
of Stay to Take Care of Garden City

陈和西没有通常艺术家的那种不羁的做派，没有留长发，更没有梳马尾。夏天看到陈和西穿一件无袖黑T恤，手臂上凸现结实的肌肉，怎么看都像一个健美教练。

他的眼睛很大。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儿童似的困惑。这种困惑让我感觉惊讶。从这样的眼神看得出画家对于世界探究的深度。

陈和西拙于言辞，不喜欢高谈阔论，没有通常艺术家的那种目光灼灼、口若悬河的侃谈。他一开口说话，往往就是一些浓缩了的关于人生或者艺术的见解。真是不说则已，一说，差不多句句都是“陈氏画语录”了。

一般不爱说的人，一但说话，含金量就高。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似木讷的人儿，却有一套坚定的艺术和行为的准则。这几年，我一直在琢磨陈和西的话和画，琢磨着他的变化。

现在的人，喜欢把简单的生活搞得复杂，而陈和西却喜欢把复杂的生活弄得很简单，他的生活就是教书、画画、打篮球、江边散步或者在湘江上泛舟……

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，是让有限的生命创作更多好的作品的唯一的选择。我发现，陈和西对于身外的非艺术的东西都关注得很少，包括对于他作品的宣传。他集中力量画大量的风景油画，这在艺术界还不多见。



- 01 在株洲391厂子弟学校
读小学 1965年
- 02 初中毕业的照片 1970年
- 03 进工厂的第一年 1970年

01

02

03

当我在几年前第一次看到陈和西的油画时，感觉那些平平常常的风景，并没有让我激动。倒是当时新出的《连环画报》杂志刊载了陈和西很多年以前的作品，我看到时吓了一跳！哎呀呀！画得真好，不由我不佩服！我还看过他的一些水粉静物，也画得非常的好。

陈和西近年大量不同味道的田园油画使我陷入一个宁静的世界。陈和西的色彩的世界，使我享受一种心灵的安宁。它们慢慢浸润我的感觉与灵感。

和陈和西交往几年，我才渐渐读懂他。当然，读懂是相对的。

我每次看他的作品，都有新的感受。

每一幅风景都是画家心灵的表达。

陈和西的油画像中国画一样营造一种意境，那些菜园、山塘、田垄，点缀在风景里的农夫，他们是静默的，凝固在一种悠远里。

画面蒸发的是一种初夏的热气，让你熟悉的山地的气息，让人感觉是湖南而不是别的地方的气息。那些劳作的背影，晚归的牛或者鸭群……都是那样温暖、那样打动人心。

陈和西的画就像慢发酵的陈年老酒，慢慢地浸润着你。那些看似平常的农家小景总是带有一种悠远绵长的特别的味道。对于生长在熟悉的湘北丘陵地带乡村的我，那样的农家小景就特别的亲切。

他的画与传统油画的表现有所不同，没有一种强烈的光影效果，却有中国画的韵味，氤氲着楚地的潮湿，表达了一种宁静悠远的诗意。

熟悉陈和西的油画以后，我出行于乡间，看见那些熟悉的山地、水塘、菜地、草垛……马上就会想到陈

05



04



05

04 在工厂做工 1974年

05 大学同学在汕头的合影

和西的油画，不觉更多了一份亲近。

去年春节后再看他的油画新作，感觉眼睛一亮：“好家伙！找到新的感觉了！”

最近又看他新画的一批画：嘿，和上次看到的又不同了！

我发现：陈和西在不断地放弃，一步一步走入主观，一步一步地接近创造。最近他画的一大批油画，变化在我的意料之外。看来，他已经走出了客观风景的局限，走出了内心固有的丘壑，开始了主观风景随意的创作。他的艺术感觉之纯熟，技巧挥洒之自如，风格变化的频率之快，使我感觉一个成熟的画家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。

他的画已经在一步一步地走出多年的困惑，开始了一个自由自在宣泄的阶段。

陈和西是一个重在行动的画家。他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主义的蛊惑，他老老实实画，扎扎实实走自己的路，也没有什么吓人的口号。可是他的画告诉我，他的油画风景已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语言，开始进入创造风景的自由之境。前年入选“中国第三届油画展”的作品《家园》就是我们最为常见的田园风光，有山，有水，有田，有牛，有耕作的农民，山水和人之间在演奏一种无声的音乐，这展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由色彩奏响的旋律是那样打动我。去年入选全国美术展览的作品《山花》，突然又打破了他往常的宁静，带有一种难得的热烈燃烧的氛围，叫我感觉诧异。我甚至能够从画面来感觉画家心灵的温度和宁静的分贝。我不知道陈和西先生是否认同我的感觉。

但是，这些参展的画也已经是陈和西的过去式了。“过去画过的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”我听到陈和西的这句话，为他高兴。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不断地求变，是一个艺术家创造力旺盛的表现。



06



07

06 恋爱时的合影 1980年

07 黄永玉先生带我和王维加、郭林华参观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 1981年

08 女儿7岁了 1994年

我看过陈和西作画的过程，才知道他笔下的风景其实不是从现实的风景出发。他的心灵总是在受到灵感的驱使，他自己仿佛已经不能够预感将要画什么，油彩在画板上出现的异常效果常常会指引他走入一个奇妙的境界。

我想，这样的时候，优秀的作品就这样不期而遇了。

我愿意看到陈和西沉浸在这样的境界里。



08

07

在繁复中寻找

莫鸣别

Searching in Complex

春秋是一年的轮转，日夜是一天的轮转，而晨昏，则暗喻人生的轮转。都说青少年像早上的太阳，也就意味着中老年接近暮色的余晖。活着的人迟早都会呈现这种征候，就此把日子磨灭掉。无论哪个达官贵人或卑微贱民，也奈何不了这自然法则的恒定性。越是幸福地活着便可能越是恐惧地死去，反过来越是困扰地活着便可能越是超脱地死去。大道理摆在这，动摇不得。只是其中从生到死的过程，倒还有追究的意义，让活着不至于太无聊、太懒散、太贫困，然后太被人瞧不起。直到中年，这样的情绪缠绕不清，才知人的脸面何等重要！怕看人们对自己不屑一顾的眼神，怕跟失败结下不解之缘，于是我们这拨脸皮子薄的，拼着劲儿在水中泅渡，脚抽筋了脸发白了气喘吁吁了还是想把头抬得高一点。能够把头抬高当然是一种出息，至少没有被淹没。世上不会有太多的人做到不被淹没，就像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里说的，艺术顶多只是摘取最高的一枝摆在圣殿里，其余则忽略不计。这叫尖子货，被社会承认了的从艺高手。

与我有二十多年交情的陈和西先生，不消说，是尖子货，是能够把头抬高的人。

有句话叫“艺海拾贝”，意思是成大事要由小事累积。为了练习艺术技能、寻觅艺术语汇，和西哥…



01



02

01 在法国巴黎观看街头艺术家的作品 2004年

02 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前留影 2004年

十年，昼思夜想着这劳什子艺术咋这么难？捉人的心血啊！要同时解决大把大把的艺术问题，还弄出了伤筋动骨、头昏眼花的中年病，付出了很多年也不一定就听见水响，大多数时候陷入苦闷、求索、空寂的彷徨之中。这是一段难熬的季节，人的艺术资质之分，往往在爬陡坡的时候见分晓，不进则退，进一寸是一寸，而退一却是稀里哗啦地——泻千里。初劲在此等时刻完全等同于个人的品质密度，是内在的那种。只有傻傻地守住“胜利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”的信念，才有金色的收获到来。和西哥从事艺术的气脉，大概就是顺着这条蹒跚路子修炼出来的，过程有足够的磨砺，中途决不缺失望和绝望的感受，然后再从失望和绝望中挺过来，如同在冰雪天洗个冷水浴，酷热中暴晒几个时辰，或者是对着苍穹吼一声，然后自信地对自己说：我还行！我应该行！于是又觉得力量回来了，汉子一样地继续投入“劳改”。我用“劳改”这个词，是想形容和西哥长期以来服过的苦役，当然是在艺术集中营，在漫无边际的艺术领地近于疯狂的劳作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艺术学子，可以毫无愧色地标之为艺术信徒。既然如此，若说苦难也是自找的。既怪不得他的妻子玲玲，也怪不得小女牧恬，要怪就怪发端于心灵的兴趣，把和西哥大半辈子折腾得神魂颠倒，有时甚至画得记不起年庚生月。我不知说准了没有？他就是这号人，主事认死理，死理于是在他那里变成真理，追求起来便有了类似于信仰的力度。他想要攻克什么难关或者炸开什么堡垒，非干成不可！有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不竭的公牛斗性。有人说他霸在心头，柔于外头，大概没有说错。咱们的和西哥，也笑笑地认了。这不经意的评价，同下意识的画画感觉一样，能直抵事物的本质。

和西哥的人与和西哥的画，我以为既互作支撑又生发冲突。

说互作支撑，是指他发自内心地酷爱乡野，投情田园，而后把这种沉淀的情感化作画中梦幻似的优美，



03



04

03 在个人画展展厅内参观
的热情观众 2004年

04 在河南省书店首次举办
个人画展 2001年

形成“出处”与“入境”的灵气回流关系。好似树有了根，屋有了梁，画得了心源又长了生气，画有了生气又复得了心源。这心源，便是不断供给养料的大自然母亲。它是梦的发源地，而梦又是激情喷发的温床。那些山莽草丛，水洼田埂，让画家一次次的激动，游走其间就像喝了上帝赐予的琼浆，心也醉了，神也爽了。醉了爽了的心神需要表达，便会很坚决，那就让画家的坚决投射在画布上吧。于是梦里的家园成为画家的精神居所，他让色彩一如霞光，斑斓几片，美得一塌糊涂。哪怕一条牛腿、两丛树影、三口池塘四朵白云，也都微妙得一塌糊涂。逼得人要去看细地瞧瞧，这技术活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其实我以为正是画家心灵之力所致，技术只是心灵能量的外化罢了。至于画面构成、疏密分配、颜色鲜灰、粗细虚实，那是早年就具备的学院功底，无需费太大的劲，便可以把画面经营好。难经营的倒是画家对自己熟能生巧的惯性提出的挑战，这是何等的艰难，却又何等的重要！画家懂得本行规矩，知道人家有时候并不看画面趣味成趣的老模样，而是审定你的革命胆量，艺术工作有没有推进？逼得我们的和西哥只好几次改革，痛苦变法，甚至大斩长处。扬弃了的，也就是早年沉重得发暗的粗犷，却被我捡起来当战袍，我也就靠着这给我的这副盔甲，冲冲杀杀了好些年。而他自己，却“弃暗投明”，用美丽的色彩喂饱了雅俗共赏的当代人，让那些对他的画爱不释手的家伙围着他团团转。我一直以为，他和我的画风精到与粗犷的分野，其实是有传承的，传在他，承在我。这不是虚伪的客套，确有其事。为此两个人不亦乐乎！齐声欢呼我到了自己。

10 和西哥靠着主观归纳的天赋，强行用色彩进攻他想去的境界，这画中境界全然发端于他对乡野的原始感受。今天着重谈原始感受，其实就是谈人的本质，如同谈一个人的出生与母亲子宫的关系，是剪断脐带还血浓于水的关系。上面提到和西哥爱山野的各种气象，那是由兴致引发的表皮陈述，如果就人的内里来



05



06

- 05 应邀去常德师院办画展 2002年
- 06 个人画展座谈会 2004年

谈，和西哥血液里燃烧着的是男人的刚毅。铁锤一杵，肱二、肱三头肌硬邦邦的，令许多同道汗颜。球场上棒打多年，臀部似铁砣一般，很难用手掐进去。如此身体条件，决定了和西哥发乎于质的尚武精神。旧年在工厂车削刨铣的锤炼当然是一个必然的因素，注定了他是文人却一副武相，也注定了这副武相似乎优雅不了，时尚不了。其实也坏不了什么事，走到农村，农民对他没有文人教授的隔膜，没有某些人成了些事便傲慢的隔膜，农民乐意与土不吐词的画家交流。画家与农民交流的内容，也都是一些与武相相关的话题，什么山民酿造的米酒，山里传来狩猎的枪声，山洞里藏匿的土匪暴民等等。这些事物，会成为画家激动得红光满面的理由。此时，画家即使不胜酒力也要把杯，即使没有扛过枪也要打响扳机，即使不是警察也想去快出击，把土匪暴民抓住，然后过过审问的瘾。在画家看来，这倒是乐天地之乐，忧社会之忧了。尽管都是笑谈中的玩意儿，也未见得不是和西哥的内在性情，想通过撒野、通过幽默一默转移掉日常的乏味。咱俩还真打过一两发真枪，每人一百发子弹，够过瘾的，而且眼法不赖。那管枪的军人说：到底是画画的眼睛，受过训练，可以上战场杀敌了。难怪库尔贝当年也不画画了，端起火枪参加什么巴黎公社的街垒战。我不知道和西哥是不是也想步库尔贝的后尘，想干一腿真刀真枪的硬家伙，反正我确实想。只是咱俩生错了时代，没有扛枪打猎的命，只能当半个男人来做。因为有算卦的大师说，男人不拿一阵子枪，心里就不踏实，做事猛不起来。还好，男人有另外两杆小枪可以炫耀。前些日子，读了和西哥撰写的《风景写生技法谈》，全都是以他的经验作为底子，没有自吹自擂的文风，言辞也不见修饰，反而得山野野草的本色芳香。我问他，他说就是用管状的自来水笔写的，咱们管它叫“文枪”。文枪也是枪，使得好，能够挽回男人许多面子。还有一杆长年配带在自己身上的枪，好像咱俩常擦擦，不敢说亮铮铮的，倒也实用，看奔出的丑女就知道，都还不露里意气，这当